

美国社会与文化

# 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与美国的应对

## ——兼论美国的文化政策

韦宗友\*

**【内容提要】**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境内民族、语言、宗教和文化千姿百态，七彩纷呈。然而，自立国以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一直占据支配地位，渗透到美国政治、经济、宗教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美国这一多民族国家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过，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多元文化主义逐渐在美国勃兴起来。多元文化主义反对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在美国各个领域的支配地位，要求重新审视其他种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与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美国是个多种族、多文化并存的多元社会，并在教育、就业等一系列方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多元文化主义实践。面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美国文化保守派与之展开了激烈的“文化战争”，同时在保守派的支持下，美国政府从80年代末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采取一系列政策举措，矫正多元文化主义对主流文化的冲击，捍卫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的主流地位，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关键词】** 美国 多元文化主义 美国文化

\* 韦宗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境内民族、语言、宗教、文化千姿百态，堪称世界民族及文化的万花筒。然而，自立国以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渗透到美国政治、经济、宗教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美国这一多民族国家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同化力。可以说，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既是美国的立国之基，也是美利坚民族的文化之魂。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及民权运动勃兴以来，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在美国悄然兴起，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受到自立国以来最猛烈的冲击。面对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冲击，美国的文化保守派深感忧虑，如临大敌，展开了抨击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化战争”，美国政府也采取了诸多应对措施，在维护美国文化多元的外表下力挺主流文化，防止多元文化主义“跑偏”。

## 一、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

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渊源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美国迎来了建国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移民浪潮。据统计，1870—1920年间，超过2600万人移民到美国，人口规模甚至超过了1850年的美国人口总数。与第一波主要来自英国及北欧的移民不同，第二波移民主要来自俄罗斯、东欧及东南欧。这些在宗教、文化及民族构成上与先前移民截然不同的大批移民的涌入，引起了美国人的忧虑，他们担心这些新移民会冲击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为根基的美国主流文化。部分出于这种担心，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美国化”运动，从语言、宗教等方面对新移民进行重新改造和同化，重塑新移民的民族认同和文化取向。正如当时一位美国化运动的鼓吹者所言：“我们的任务是……尽力把盎格鲁-撒克逊的正义、法治、秩序及民治政府的观念灌输给他们的孩子；唤醒他们尊重我们的民主制度，尊重公众生活中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所认为有永久价值的东西。”<sup>①</sup>为了给美

<sup>①</sup> 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98.

国化披上漂亮的外衣，当时的一些学者还推出了“熔炉说”，认为美国作为一个民族熔炉，能够将来到美国的移民锻造、同化成一个新民族：美利坚民族。这一新民族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模式的“重铸”与“再版”，非盎格鲁-撒克逊欧洲移民的文化特征将在此被融化因而荡然无存。<sup>①</sup>

美国化运动最初由基层的非官方机构发起，并逐渐得到官方的广泛支持。很多州政府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一些州还成立了美国化事务局。联邦政府也积极参与，在劳工部设立了归化局，在内政部成立教育局，大力推进同化工作。据统计，到1921年，参加归化局安排的同化计划的州、市、县、镇共达3526个之多。其中英语教育是最普遍的美国化运动，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相继成立了大批公立学校，推进英语教育，宣扬新教价值观和美利坚民族主义。据统计，1921—1922年，有750至1000个社区为移民安排了公立学校特别学习班。从1915—1922年，在这些学习班学习过的人数超过了100万。“学校教师们努力给移民的孩子们灌输美国国民身份感。教科书着重谈美国的体制和政治历史，以及为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美国化运动的迅猛推进，特别是要求新移民在短时间完成民族意识、文化习俗的转变，不仅给新移民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和文化不适，也造成了民族关系的紧张。一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美国化运动和民族关系状况，寻求解决文化分歧的新原则和新对策，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应运而生。1915年，犹太籍哲学教授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在《民族》杂志上发表长文，对美国化运动提出批评。卡伦指出，人们可以选择或改变自己的服饰、政治信仰、伴侣、宗教和哲学等，但无法选择和改变自己的祖父母（即出生的文化背景），强制一个犹太人放弃犹太文化，等于要求他停止生存。他指出，美国化运动等于将非盎格鲁-撒克逊的欧洲移民看作劣等民族，不配享有同等权利，这种做法违背了《独立宣言》所宣示的平等精神。他认为，真正的美国精神应该是所有民族间的民主，而不是某一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绝对统治。1924年，卡伦将该文收入文集时，首次使用了“文化多元主义”

<sup>①</sup>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1920, pp. 22—23, 转引自韩家炳：《美国的人口移民潮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载《科学社会主义》2014年第5期，第116页。

这一术语。<sup>①</sup>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文化多元主义是对强制推行的美国化运动的一种反动，强调的是对非主流文化的尊重，其目的主要在于要求主流文化能够以较为平等的态度来对待非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的欧洲其他文化。

不过，随着1924年限制移民进入美国的新移民法的颁布以及2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来临，移民美国的人数急剧减少，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卡伦为代表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呼声逐渐销声匿迹。

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掀起了强大的民权运动浪潮。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此起彼伏，冲击着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下，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保障和促进少数族裔及妇女地位的法案，如1964年的《民权法》、《经济机会法》，1965年的《选举法》、《中小学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医疗照顾法》，以及1968年通过的涉及城市交通、住宅建设及城市发展方面的法律。这些法律的通过，使得包括黑人、妇女等此前受歧视种族及群体享有了选举权、受教育权，极大促进了种族及性别平等，保护了少数族裔及妇女的权益。

在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通过的《移民法》（全称为《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它对日后美国的移民政策和移民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法案最突出的特点是废除了此前美国移民法案中明显的种族歧视条款，禁止任何政府官员以国籍、种族和宗教为由歧视移民。法案将每年移民的限额由原先的15.3万（其中西北欧国家占83%，东南欧国家占15%，亚洲移民被排除在外）增加到29万，其中东半球（及亚、非、欧三大洲）为17万，各国不超过2万；西半球12万，移民不分国籍，按先来后到原则入境。法案还将家庭团聚类移民的比重大幅增加到74%，将技术类移民的比重削减到20%。此前亚洲移民基本上被排除在《移民法》之外，移民的绝大多数都是欧洲移民，这一规定的初衷是为了确保欧洲白人移民能够占据主导，限制有色种族的移民。但1965年《移民法》废除了明显的种族歧视条款，为日后大批亚裔移民的进入提供了通道。该法案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此后大批拉美裔

---

<sup>①</sup> Horace M. Kallen,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rno Press and The New York Times, 1970, p. 11.

特别是墨西哥裔移民通过合法和非法途径涌入美国，成为美国移民浪潮中的一大突出现象。<sup>①</sup>据统计，1970年时，按地域划分，美国国外移民的最大来源地分别为欧洲（占60%）、拉美（19%，其中墨西哥占8%）、亚洲（9%）和北美（8%）。而到2000年，移民的地域构成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其中墨西哥移民高居榜首占29%，其他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移民占24%，即拉美裔移民已经占到移民总数的一半以上，来自亚洲的移民也高达28%，而来自欧洲和北美的移民则仅占12%和2%。<sup>②</sup>换言之，原先由欧美移民占主导的移民构成已经让位于拉美和亚洲移民。移民结构的变化导致拉美裔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迅速攀升，传统上占据绝对优势的白人（非拉美裔）人口比例不断下降。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在1960年时，美国非拉美裔白人人口占据绝对优势，为85%，而黑人和拉美裔仅占11%和3.5%。到2005年时，非拉美裔白人比重下降到67%，拉美裔人口则上升到14%，超过黑人（12.8%）成为第一大少数族裔。皮尤研究中心预测，按照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到2050年，非拉美裔白人将仅占总人口的47%，而拉美裔人口则将猛增到29%，黑人和亚裔人口比重将分别为13.4%和9%，届时美国将不再是白人（非拉美裔）主导的社会。<sup>③</sup>

由于移民政策的变化及移民构成的改变，以及民权和妇女运动的风起云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逐渐兴起。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者多为持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及商界和报界精英。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观点是：美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和族裔构成的国家，而非由某一主导民族和种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或白人种族）构成的国家；美国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而非仅仅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美国的传统是由构成美国的不同民族、族裔及具有不同性别和文化传统的美国人共同构成的，不能仅由某一民族或族群（如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历史经验为依据；族群认同和族群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和促进，

---

① 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303页。另见 Maddalena Marinari, “‘Americans Must Show Justice in Immigration Policies Too’: The Passage of the 1965 Immigration Act,” *The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 Vol. 26, No. 2, 2014, pp. 219—245.

② Michael Jones-Correa, “Contested Ground: Im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July 2012, p. 3.

③ Jeffrey S. Passel and D’Vera Cohn, “US Population Projections: 2005—2050,” Washington D. C.: Pew Research Center, February 11, 2008, p. 9.

不能以某一种族来压制、排斥其他族群的认同和权利。<sup>①</sup>哈佛大学非裔美国人研究系主任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指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打破西方文明（在美国表现为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在思维方式和话语方面的垄断地位。<sup>②</sup>社会学家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指出，多元文化主义者力图从各自的角度描述一个不带偏见和歧视的更为美好的美国图画，希望将美国文化看成是所有种族和族裔文化交融的结果。<sup>③</sup>

不难看出，相对于20世纪10—20年代文化多元主义的诉求，多元文化主义争取的不仅仅是对美国社会不同种族和族裔的文化和传统的尊重，而是要对传统的美国主流文化提出全面检讨和重新界定，甚至要改变美国的政治基础，要求将种族平等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去。“多元文化主义”所包含的“文化”的内容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范围，实际上成为一种明显而直接的政治诉求。同时，多元文化主义也不再是一种局限在美国国内的运动，它的形成也受到世界形势发展的影响，它本身也是对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一种探索。比起文化多元主义来，多元文化主义代表了一种更为深刻和广泛的诉求，对美国社会的震撼更为剧烈，所引起的反弹必然更为强烈。<sup>④</sup>

首先，教育领域的多元文化主义。20世纪70年代当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首次出现时，它的目标是在中小学教育中增加对不同民族和族裔的文化传统的理解。在80年代时，“多元文化主义”又被一些大学借用来描述对传统人文学科内容的改革。到9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教育思想逐步趋于成熟。<sup>⑤</sup>主张多元文化主义教育的人认为，在美国种族构成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传统的以白人作为中心、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为主导的美国教育和知识体系必须改弦易辙，应该在课程体系和课堂讲授中充分反映其他族裔的文化与知识，向学生提供全

① 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第52页。

② Henry Louis Gates Jr., “The Weaning of America,” *New Yorker*, Vol. 69, No. 9, April 1993, pp. 113—117.

③ Nathan Glazer, *We Are All Multiculturalists Now*,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1.

④ 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第62—63页。

⑤ 同上文，第47页。

面而非阉割的多元文化知识与训练，让学生们听到因种族歧视或偏见而被压抑或处于“无声”状态的少数族裔的声音。多元文化主义者还认为，在美国社会种族构成日益多元的情况下，尽早让学生了解、熟悉其他族裔的文化和习俗，可以让学生对将来更加多元的社会有充分的准备。他们不仅主张课程设置应该反映美国社会中人口构成和社会经济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鼓励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同时要求授课的教师也应当为教育那些在文化、语言和社会经历方面差异更为广泛的学生作好充分的准备，包括增添少数族裔教员的数量和比重。<sup>①</sup>

在多元文化主义者的推动下，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起，美国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教学内容出现了明显的调整 and 变化。一些强调少数民族和妇女研究的学科开始兴起，并随着少数民族研究人员的增加而渐成声势。有关非西方文化（包括历史、文学、哲学、宗教等）的课程被列为大学生的必修课。一些大学甚至要求学生必须选修本身文化以外的两个其他文化的知识课程方能毕业，部分常春藤大学也纷纷增加讲授非西方文化的课程。

其次，要求对美国历史进行改写，重新认识其他族群及文化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跨文化历史视角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多元文化主义教育者尤其强调对传统的美国历史知识内容的改革。持多元文化主义历史观的学者认为，美国的历史和传统是多种民族或族裔共同经历、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某个主导民族缔造和书写的。他们希望追本溯源并帮助学生全面认识美国社会目前存在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贫穷等问题，克服和消除对其他民族和族裔文化的误解，提升他们与其他族裔沟通与相处的能力，培养他们对群体差别的欣赏，最终培养他们在“由多元民族组成的国家以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进退自如的能力。<sup>②</sup>

再次，多元文化主义者要求政府在就业、教育等领域推行肯定性行动，维

---

① 张爱民：《美国多元文化主义起源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未刊），2002 年，第 54—56 页。

② Donna M. Golnick and Philip C. Chin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New York: Merrill, 1990, pp. 255—256, 转引自：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第 48—49 页。

护和促进少数族裔及女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益。无论是政府公职，还是公立学校的教职，抑或是公司员工招聘及大学录取，都要充分考虑到少数族裔及妇女的权益，让少数族裔和妇女占有一定的比例。一些高校为了完成“指标”甚至不惜一再降低受照顾群体的分数和录取标准，有时为了完成少数族裔教师职位指标而不惜相互挖墙脚，吸引黑人等少数族裔教职人员。例如杜克大学在1988年作出规定，硬性规定各系在1993年前必须再增加一名黑人教授，凡是办不到的，届时都要受到行政处罚，除非能拿出过硬的证据证明已经尽力而为了。威斯康星大学在1989年宣布，它在1991年底之前将再聘70位少数种族出身的教授，威廉斯学院则打算在90年代初使少数种族教员占其师资队伍的比例的20%。<sup>①</sup>在肯定性行动的压力下，就业市场及教育领域出现了“矫枉过正”的扭曲现象。

## 二、冷战后美国主流文化面临的潜在挑战

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及其实践，引起了美国国内保守派的惊慌，他们指责多元文化主义者正在阉割美国历史、肢解美国文化、瓦解美国信念、分化美国认同。1987年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出版《封闭美国心灵》一书，吹响了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号角。布卢姆痛心疾首地表示，在多元文化主义的鼓动和实践下，美国大学的传统精神和功能已经被肢解，经典的西方人文思想“已经死亡”。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者力图追求种族和不同文化的平等的做法，是一种反历史的一厢情愿，注定要失败，因为“历史与社会本身就是同时拥有高低贵贱等不同内容的”<sup>②</sup>。布卢姆的观点得到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呼应。福山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美国从来不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一直是主导美国的文化，而正是因为有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霸权，美国才可能充满自信地称霸世界。<sup>③</sup>《纽约时

① 沈宗美：《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载《美国研究》1992年第3期，第128页。

②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pp. 340—375. 另见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第70页。

③ Francis Fukuyama, “Immigration,” in Lamar Alexander and Chester E. Finn Jr., eds., *The New Promise of America Life*, Indianapolis: The Hudson Institute, 1995, pp. 104—118.

报》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 (Richard Bernstein) 对与多元文化主义有密切联系的新美国史学进行了无情鞭挞。他声称, 当前的美国历史讲的都是压迫与痛苦, 让人认为美国历史就是一部“除白人之外的所有其他人都始终在受苦受难的历史”, 这种治史的方法无异于“刻意的宣传鼓动”。<sup>①</sup>

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Jr.) 在其出版的《美国的分裂》一书中忧心忡忡地表示: “两个世纪以来, 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统一直影响着美国文化与社会方方面面, 这一传统提供了其他移民需要遵从的标准和同化的母体”; 但是当前“对美国熔炉的反叛至少在言辞上, 如果不是在行动上, 达到要否定 (美国) 共同文化和单一社会的地步。如果多数人都接受这一观点, (美利坚) 共和国将面临严重问题”。<sup>②</sup>约瑟夫·爱泼斯坦 (Joseph Epstein) 在《哈得逊评论》1991年春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学术动物园: 实践中的理论》的文章, 以辛辣的笔触历数了文化多元论者、女权论者和解构主义者的极端荒唐之处。他指出人文科学的政治化, 乃是问题的要害。他说:

此种政治化的人文科学所提出的问题, 其影响远远超出常春藤校园四壁内的学术。近年来美国高等学府对西方文化和自由制度的谴责之声一直不绝于耳, 这决不是一般的清谈, 它体现出对社会基础的有组织进攻, 而这种社会基础恰恰保障了文化和艺术生活的独立, 包括高等教育的独立。在女权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以及类似主义的鼓吹者们所设想的那种变革的背后, 确有一张激进变革蓝图, 意在使得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从我们赋予上流文化的独立地位到人们相互交往的方式, 都发生革命性变化。正因为如此人文科学的传统概念和公认的文化经典才受到学术界新潮人士的恶毒攻击, 被诬蔑为西方民主社会苦心孤诣加以确立并维持的那些理想和价值的文化卫道士。<sup>③</sup>

在保守派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声讨中, 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 (Samur-

---

① Richard Bernstein, *Dictatorship of Virtue: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Battle for America's Futur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4, pp. 49—50.

②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2, pp. 28, 133.

③ Joseph Epstein, “The Academic Zoo: Theory in Practice,” *Hudson Review*, Spring 91, Vol. 44, No. 1, pp. 9—30.

el P. Huntington) 集中指出了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文化乃至美国国家特性带来的挑战。他认为,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主要代表的解构主义运动正在对美国核心文化、美国信念及英语的地位构成挑战。<sup>①</sup>

第一,对美国核心文化的挑战。多元文化主义要求重新审视美国历史、文化,要求在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科的课程建设上开设少数族裔及非西方的历史和文化课程,要求重新发现少数族裔及非西方文明及文化的价值,以及希望用主要与种族相联系的各种文化来取代美国主流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这无疑对长期以来美国赖以立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构成了挑战。一些学者甚至断言,多元文化主义运动是“反对欧洲中心论价值观的单一文化霸权,因为这一单一文化霸权普遍排斥其他种族的文化价值观。这一运动反对狭隘欧洲中心论关于美国的民主、文化和特性的理念”<sup>②</sup>。它基本上是一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一位多元文化主义作家说:“多元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改革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让不同种族和不同阶级的孩子们能够体验到教育上的平等。”<sup>③</sup>这种平等不仅仅意味着不同种族和不同阶级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同样质量的教育,更意味着在教学大纲中,各种族、阶级的文化应受到平等的对待。保守主义者对此忧心如焚,他们担心这样做的结果将会削弱孩子们对美国人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学习,并最终消解美国的主流文化,削弱美利坚民族的国家认同。<sup>④</sup>

第二,对美国信念的挑战。美国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建立在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基础之上的“美国信念”是美国特性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利坚民族的意识形态。它主要表现为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人权、法治和私有财产等政治原则,它将具有不同种族、文化、宗教及历史背景的各民族黏合起来,形成“合众为一”的美利坚民族,也是吸引世界移民的磁石。这一信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142页。

② James Counts Early, “Affirmation of a Multiculturalist,” in Robert Royal ed., *Reinventing the American People: Unity and Diversity Today*,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1995, p. 58.

③ James A. Banks,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Boston: Allyn & Bacon, 1994, p. 3.

④ Paul Vitz, *Censorship: Evidence of Bias in Our Children's Textbooks*, Ann Arbor: Servant Books, 1986, pp. 62—80.

念也是支撑美国黑人、少数族裔及妇女争取平等运动及民权的重要思想武器。<sup>①</sup>但随着多元文化主义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在其支持推动下肯定性行动的大力推进，它正在消解美国信念的基础。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肯定性行动不是依据个人的禀赋、成就和勤奋，而是根据种族、性别等群体特性进行补偿性和分配性优待；它不是强调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而是强调结果平等和分配正义。这是对强调自由、机会平等、个人主义的美国信念的扭曲。反对者对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取向的政策嗤之以鼻，指出：“种族区分意味着对个人起决定作用的是血统，而不是性格、阶级、宗教信仰、年龄或教育。但是这种群体区分只适用于等级制度，在它的基础上是很难建立公民平等的社会的。”<sup>②</sup>

第三，对英语地位的挑战。美国面积广袤，人口众多，种族和文化更是千姿百态，七彩纷呈，但美利坚民族之所以能够合众为一，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英语的同化力功不可没。英语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和文明的载体。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通过英语口语和英语文献代代薪火相传，同时也同化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种族和文化，让他们尽快融入美利坚民族的熔炉之中。不过，随着1965年后大批外国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特别是多元文化主义运动的兴起，英语的绝对主导地位逐渐受到挑战。1967年得克萨斯州参议员拉尔夫·亚伯拉夫（Ralph Yarborough）起草了双语教育法，要求给家境贫穷、英语水平低而在学习处于不利境地的墨西哥裔美国孩子提供援助，首期拨款750万美元。这一法案同年获得通过并于次年被约翰逊总统签署为法律，即《双语教育法》。<sup>③</sup>此后，非英语教育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甚至出现在已经通过立法规定英语为唯一教学语言的七个州。1972年，一个联邦地方法院裁决，根据法律上的平等保护条款，新墨西哥州的学生应得到其母语和原有文化教育。1974年，针对《双语教育法》的一项修正案规定，在允许孩子顺利完成学业的必要范围

---

①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pp. 26—43; [美]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123—131页。

② Stephan Thernstrom and Abigail Thernstrom, *America in Black and White: One Nation, Indivisibl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p. 492, 转引自 [美]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131页。

③ Peter H. Schuck, *Diversity in America: Keeping Government at a Safe Distance*, Cambridge: The Belknap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11.

内给孩子提供其母语和原有文化的教学，从而将上述关于新墨西哥州双语教育的法院裁决进一步法律化。根据 1978 年美国教育研究所报告，双语教育计划负责人当中，86% 的人反映那些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学生在英语已经熟练以后仍然留在保持母语的教学计划中。<sup>①</sup>换言之，双语教育已经由一种过渡性的、让母语非英语的学生尽快适应英语教学的临时性安排，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真正的双语教学，这实际上削弱了非英语学生学习英语的动力。1985 年，美国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William J. Bennett）指出，双语教育过多强调让学生了解其本土语言和文化，而没有充分重视把它作为确保学生学习英语的手段，或帮学生慢慢学好英语的过渡性方法。另一位双语教育的发起人之一也忧心忡忡地表示，双语教育被扭曲和政治化了，它本来是要帮助学生学英语，可是“英语学习被削弱或推迟，在许多地方还被挤掉，全部课程都用西班牙语进行教学。本来的意图可不是这样”<sup>②</sup>。

除了双语教育对英语地位的挑战外，更大的挑战来自大批说西班牙语的拉美移民。与来自亚洲及其他地方的移民不同，拉美移民不仅人数众多，教育水平普遍不高，而且特别喜欢集中居住，这使得拉美移民对于学习英语缺乏动力。加之双语教育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在美国境内很多地方形成了说西班牙语的的语言和文化飞地。在迈阿密和南加利福尼亚州部分地区，西班牙语甚至取代英语成为更为流行的日常交流语言，西班牙语的报纸、期刊、图书、广播和电视铺天盖地，特别是西班牙语电视网络 Univision 的收视率更是超过美国一些老牌电视媒体成为当地的收视大户。正如一篇美国媒体报道所言，墨西哥裔人数的大量增加，使得“许多拉美裔人拉丁化，使他们易于确认自己的文化遗产……他们感到人多势众，年轻的一代又一代成长时有了更多的民族自豪感，拉丁文化的影响开始渗透到娱乐、广告和政治等各个领域”<sup>③</sup>。

第四，种族构成的挑战。除了上述多元文化主义的诸多挑战外，美国保守

① William J. Bennett, "The Bilingual Education Act: A Failed Path," in James Crawford, ed., *Language Loyal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361, 转引自 [美]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第 136 页。

② [美]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第 136—137 页。

③ 同上书, 第 211—212 页。

派认为，大量拉美移民的涌入以及美国种族构成的变化，构成了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最大威胁。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拉美裔已经超过黑人迅速崛起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据预测，到2060年时，拉美裔人口将高达1.28亿，占美国总人口的31%。<sup>①</sup>据美国统计局2010年的统计，2000—2010年间，拉美裔人口从3500多万上升到5000多万，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3%跃升至16%。而且，拉美裔人口居住密集，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与墨西哥接壤的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得克萨斯、亚利桑那以及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其中75%的人居住在拉美裔人口超过100万的八个州，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佛罗里达、纽约、伊利诺伊、亚利桑那、新泽西和科罗拉多州。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州拉美裔人口高达1400万，占美国国内拉美裔人口总数的28%。在纽约和洛杉矶等大城市中，拉美裔人口高达230万和180万，在休斯敦、圣安东尼奥、芝加哥、菲尼克斯、埃尔帕索和达拉斯等城市，拉美裔人口也在50万—100万之间。<sup>②</sup>这些地区不仅拉美裔人口居住密集，且得到源源不断的新移民的补充，形成了讲西班牙语、传承拉美文化习俗的文化飞地，对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为主导的主流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对此，亨廷顿忧心忡忡地表示：“西班牙裔移民的持续涌入正在将美国分裂为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与以前的移民群体不同，墨西哥人和拉美人并没有融入到美国主流文化中，相反他们正在形成自己的政治和语言飞地——从洛杉矶到迈阿密——拒绝美国梦赖以存在的盎格鲁新教价值观。美国如果忽视这一挑战将十分危险。”<sup>③</sup>

### 三、美国政府的应对

为应对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主流文化和美国信念的冲击，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美国政府在文化保守派的支持下，相继采取了一系列举

<sup>①</sup> US Census Bureau News, "Hispanic Heritage Month 2014: September 15-October 15," CB14-FF. 22, September 8, 2014.

<sup>②</sup> US Census Bureau, "The Hispanic Population: 2010," *2010 Census Brief*, May 2011, pp. 1—16.

<sup>③</sup>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Hispanic Challenge," *Foreign Policy*, No. 141, March/April, 2004, p. 30.

措，狙击多元文化主义，维护美国主流文化，确保美利坚民族的国家认同。

第一，重新思考多元文化主义，对肯定性行动进行纠偏。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解构和批判，特别是具有多元文化主义倾向的政策实践，引起了美国地方及联邦政府以及政府官员的不满，并相继采取措施，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纠偏，重振美国主流文化。1991年3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将文化多元主义称作“美国的垃圾堆”。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Mario Cuomo）在1991年纽约市庆祝哥伦布节大游行之际，针对当时种族团体对这位伟大航海家的非难，公开表态说，哥伦布沟通了新大陆与全人类的联系，并迎来了“50年的开发和民主政府的缔造”<sup>①</sup>。在立法方面，1991年4月，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众议员、共和党人亨利·海德（Henry Hyde）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法案，要求阻止文化多元的主张渗透到私立学校，这个动议得到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支持。1989年后，美国最高法院也开始限制“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实施。与此同时，反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行动在州一级的政治上产生了结果。1996年，加利福尼亚州选民举行公决投票通过了被称为“209提案”（Proposition 209）的《加利福尼亚民权动议》（California Civil Rights Initiative），全面禁止州属机构（包括州立大学）实施“肯定性行动计划”。<sup>②</sup>得克萨斯、佛罗里达等州也相继取消了在州立大学实行“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做法。

第二，进行教育改革，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1983年里根总统成立的全国卓越教育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呼吁对美国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重振美国教育。这一报告在美国教育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被一些人视为“保守主义的宣战书”。针对因多元文化主义和肯定性行动而导致美国教育的日益滑坡，该报告建议：在课程内容设置上，要加强对美国文化传统知识的讲授，同时增加数学课程，增加课程数目和课程难度；在入学标准上，提升入学门槛，强调择优

<sup>①</sup> 转引自沈宗美：《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第141—142页。

<sup>②</sup> Caitlin Knowles Myers, “A Cure for Discrimination? Affirmative Action and the Case of California’s Proposition 209,”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Vol. 60, No. 3, April, 2007, pp. 379—396.

录取；在教师聘用上，强调按照严格的教育标准进行选拔，择优聘用，同时提升教师薪酬。报告还提出，联邦政府首先必须明确教育中的国家利益，联邦政府必须与州政府共同合作来满足主要学生群体的需求；联邦政府必须资助和支持学校，以维护和扩充国家利益，满足需求。这一旨在提升美国学校教育水平，纠正多元文化主义及肯定性行动的“跑偏”行为的报告，很快得到了全国各州及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在美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sup>①</sup>这一教育改革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到21世纪。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美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爱国主义的教育。2000年，美国教育部曾制定一份《教育战略规划（2001—2005）》，提出“在全国确保教育机会均等并推荐教育卓越”的教育发展总体目标。但由于“9·11”恐怖袭击的发生，小布什政府重新制定了教育发展五年计划，即《教育战略规划（2002—2007）》。与旧规划相比，新规划最显著的变化是对教育为国家服务的价值取向的强调和重视。时任教育部长罗德·佩奇（Rod Paige）指出：“‘9·11’事件使得教育比以往都更加重要，加强学生的学业成就、培养青年人的健全人格和公民精神、提高教育研究的质量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佩奇还强调：“我们承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作为回应，国家可以要求我们的年轻人运用他们的技能和知识来保卫我们的人民，为我们的经济作出贡献，重建我们的社会，加强我们的民主体制。”<sup>②</sup>这一新规划还特意将“提升我国青年人的坚强品格和公民精神”加入到教育目标中，强调培养公民精神和健全人格。在调整教育战略目标的同时，强调加强对中小学校的爱国主义和公民教育。上述规划要求美国教育部在学校中发起一场全国性的公民教育运动，使学校更好地履行其肩负的爱国主义使命，培养青年学生的坚强品格和坚定的公民意识。<sup>③</sup>教育部还鼓励学校开展高质量的历史教学，为培养能够参与和服务于民主社会的健全公民提供支持，为学校创造各种旨在强化公民意识的机会，鼓励学校重视爱国主义和公民意识教育，鼓励学校

① [美] 迪安·韦布：《美国教育史：一场伟大的美国实验》，陈露茜、李朝阳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82—395页。

②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trategic Plan 2002—2007*, Secretary's Statement, Washington D. C., March 2002.

③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trategic Plan 2002—2007*, Washington D. C., March 2002, pp. 1—84.

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有关美国理想和民主原则的内容。教育部还划拨专款，为那些在培养公民品行方面取得显著效果的学校及其教学活动提供资助。联邦政府加强中小学公民教育的政策得到国会的立法支持。2003年3月，参议员拉马·亚历山大（Lamar Alexander）向国会提交题为《美国历史和公民教育议案》草案，要求加强对学生的美国历史和公民精神教育。2004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美国历史和国民教育法》，明确提出在学校中加强美国历史和公民教育的具体保障措施。例如拨款为优秀学生成立“美国历史和公民学学生国会学院（Congressional Academies for Students of American History and Civics）”，组织全国50个州的部分中学教师和学生参观美国的三个著名城市（费城、葛底斯堡、华盛顿），学习美国历史上的三个重要文献（《独立宣言》、《葛底斯堡演说》及《我有一个梦想》）。此外，还拨款给“全国历史日”组织，使之继续扩大活动，促进美国历史教学的研究和改进。这一法案为美国中小学开展美国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有力的法律和经费保障。<sup>①</sup>

第三，强调英语的重要性。早在里根和老布什时期，双语教育就成为文化保守派的攻击目标。他们反对双语教育，主张将英语作为美国和各州的官方语言，作为处理公共事务和公共投票的公共用语。秉承保守主义理念的里根总统甚至主张采用早前所使用过的全英语教学计划。保守主义者也对诸如佛罗里达、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等州的双语教育持反对意见，认为如果将用于开展双语教育的精力和金钱花在别处，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双语教育实际上不鼓励孩子使用英语，而是允许他们在学校生活中不使用英语，这样双语教育会成为他们取得学术进步的障碍。他们甚至认为，双语教育与多元文化教育一样，实际上是促进了文化分裂，而不是文化融合。他们认为，学校教育的首要目标就是传递核心知识和主流社会文化价值。1988年《双语教育法》修正案获得通过，该修正案将为全英语教学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并削减双语项目的经费，同时该法案将学生参加双语项目的年限缩短到三年。此后，一些州相继取消或减少双语教育，强化英语教育。1995年7月，加利福尼亚大学取消了在

<sup>①</sup> 贺国庆、何振海等：《战后美国教育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121页。

入学招生时对种族和性别的照顾政策。1998年，加利福尼亚州又通过了227号议案，即所谓“儿童英语”提案，主要是训练英语不精的学生，在他们进入普通课堂学习前，为他们提供不超过一年的特殊全英语教学服务。2000年，在亚利桑那州也通过了类似法案，此后各州纷纷开始思考全英语提案。<sup>①</sup>此外，有27个州将英语宣布为官方语言。只赞成使用英语的人声称，一个多语言的政府“将会鼓励语言文化飞地的成长……导致种族和族群冲突”。一些保守主义学者甚至认为，这场关于英语语言的文化战争是“几个世纪以来将英语与‘盎格鲁-美利坚清教文化’作为单一的美国语言和文化战争中的又一场战役”<sup>②</sup>。

第四，重视宗教的作用。美国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宪法要求政府不应支持任何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不得允许宗教团体利用公共设施。在文化多元主义兴盛时期，联邦法院裁定，在公立学校仪式中提到上帝、在课堂上做祷告以及在学校内读圣经，都是非法的。政府处心积虑地避开与宗教的任何接触，教会也被排除在社会和公共生活之外。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宗教的复兴，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教会受排斥的状况，国会、行政部门及法院开始对宗教问题作出正面反应。在里根和老布什就任总统时任命了一些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联邦法官，法院逐渐容忍宗教进入公共生活。<sup>③</sup>小布什就任总统后，提出了联邦政府支持宗教团体提供社会服务的措施，包括在白宫成立“信仰与社区创新办公室（Office of Faith-based and Community Initiatives）”，并在内阁五个部门成立推进这些措施的中心。2002年12月，小布什还发布行政命令，规定联邦政府机构不得将宗教团体排斥于社区开发和社会服务经费的接待单位之外。他指出，歧视宗教团体的日子该结束了。200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学生家长可以用政府发放的票券支持其子女在教会学校的学费。<sup>④</sup>与政府对宗教及宗教团体活动的松绑和支持相呼应，20世纪90年代，宗教的思想、观念、问题、群体和讲道在美国得到极大复兴。1990—2000年，美国信教人数大幅增加，特别是信

① [美] 迪安·韦布：《美国教育史：一场伟大的美国实验》，第404—405页。

② 同上书，第403—406页。

③ 姚运标：《美国公共教育中的宗教问题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378页。

④ [美]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88—290页。

仰基督教的人群。“20世纪末美国生活中最惊人和出乎意料的特点之一，就是宗教情感作为政治和文化中一重大力量的再现。”<sup>①</sup>基督教的复兴，对弘扬美国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起到了重要支撑和推动作用。

第五，强化移民控制。美国种族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大批拉美移民的涌入和拉美裔人口比重在总人口中的不断攀升，引起美国保守派的极大忧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就鼓动加强对外来移民特别是拉美非法移民的控制和打击力度。美国国会也先后通过多个加强移民管制和非法移民控制的法案，例如1986年的《移民改革与控制法案》、1990年的《移民法案》以及1996年的《非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案》等。其中1986年的法案是相对较为全面的移民改革法案，内容涵盖加强边境控制和打击雇用非法移民、对部分非法移民进行赦免以及部分允许农业工人进入美国农场进行季节性劳动三方面内容。1996年的法案主要致力于加强对非法移民的控制和遣返，主要内容包括加强边境控制、强化非法移民遣返以及严格难民申请程序等极为严厉的措施，被认为是在大幅收紧移民政策。进入21世纪，由于“9·11”恐怖袭击的发生，美国将应对非法移民上升到国家安全角度，对移民机构进行了大规模改组，并进一步加大了控制非法移民的力度，移民政策日益收紧。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加强边境安全与护照入境改革法案》，对护照申请者实施新的评估程序，强化入境安全检查。2006年，国会又通过了《安全围墙法案》，计划在美墨边境修建850英里的安全围墙，对来自墨西哥和拉美的非法移民采取更为严厉的控制和围堵措施，减少拉美非法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sup>②</sup>在严厉控制和打击之下，近年来来自拉美的非法移民呈现下降趋势。

## 四、结 论

戴维·戈德伯格（David Theo Goldberg）在20世纪90年代初谈论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主义现象时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具有一定的历史形成过程，在这

<sup>①</sup> [美]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83页。

<sup>②</sup> 韦宗友：《奥巴马的移民新政：举措、动因及困境》，载《美国问题研究》2015年特辑，第130页。

段历史中，多元文化主义是对美国霸权文化——主张白人、欧洲人的文化具有普遍性——挑战的回应，并且认为它所指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解放运动，这一运动所产生的只是“意识形态和话语的成果”，并没有产生具有腐蚀和挑战性的元素，但是在当代多元文化主义中，尤其是在批判性多元文化主义中发现了这些挑战性元素。<sup>①</sup>就美国而言，多元文化主义挑战的是居于支配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并重新发现其他族裔的历史、文化与诉求。它强调群体文化身份（特别是少数族裔）的重要意义，主张平等，承认各种文化差异，尊重少数群体的文化成员身份并赋予他们差异的公民身份，实施“差异政治”，从而实现真正的平等。<sup>②</sup>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及实践，引起了美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极大恐慌和反弹，指责多元文化主义的诉求及实践正在阉割美国历史，消解美国文化，破坏美国的团结。在他们的强大压力下，从 80 年代末以后美国政府逐渐采取措施，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实践进行“纠偏”，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的发展遭遇“逆流”。

---

① 米歇尔·韦维尔卡：《多元文化主义是解决办法吗？》，李丽红译，载李丽红编：《多元文化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 页。

② 李丽红编：《多元文化主义》，第 1 页。

**The Challenges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U. S. Responses**

..... *Wei Zongyou*

**[Abstract]** As a nation of immigrants, the United States is a kaleidoscope of ethnics, languages, religions, and cultures. Nevertheless, the Anglo Saxon protestant culture has been the dominant cul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ever since it was founded, which permeated into every aspect of U. S. political, economic, religious, and social life, and provided the immense cohesive, and centripetal power. However, inspired and driven up by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ulticulturalism steadily gained momentum in the 1970s, which questioned the domination of Anglo Saxon protestant culture, re-examin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Anglo Saxon protestant culture and other ethnic cultures, and embarked on a series of reforms and multicultural experiments in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among others. The multicultural call and experimentation drew great concerns and even outright hostility from the cultural conservatives, who since the late 1980s have waged a war of cultures against the multiculturalism to safeguard the dominant status of Anglo Saxon culture, with the partial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which has taken measures to cope with the multicultural turn in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among others.

**[Key Words]** multiculturalism cultural war US cultural policy

**Obama Administration's Taiwan Policy and Its Impacts on Cross-Straits Relations**

..... *Xia Liping*

**[Abstract]**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regarded Taiwan as a part of its “Rebalancing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owever, The U. S. has not given up its guideline that the stability of the relations across Taiwan Straits is in the interests of its strategy.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improved “U. S. -Taiwan relations” and continued to sell arms to Taiwan. It supports that both sides across Taiwan Straits sign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U. S. has deepened it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